



小題大做同室操戈

兩刊讀者

天下多事之秋，佛教也未能超出例外，爲了一句「佛是全知全能」的話，唐湘清楊白衣兩位居士，在覺樹兩個月刊上，筆鋒相向，廝殺的難分難解，這豈不是鷸蚌相爭，甘教漁人得利嗎？也不知他們打到幾時，纔肯罷手。我看雙方的話，反來覆去，這就是這幾句，似乎停住不說，也就可以完了。但爲了意氣不平，總是不肯示弱，莫非必得把佛教鬧滅了，纔甘心嗎？

我出來說話，並不是參戰，也不是調解，是爲了佛教前途的荆棘，呼籲佛教徒各各護念佛教，要曉得投鼠忌器之義！現在這一箇臺灣的佛刊，專門闢揚教義的，尙不多見。就這兩份刊物性質說，大都是宣揚誘掖初機。這要知初機的學佛心理，冷眼觀察，爲了研究學術的怕是甚少；爲了恐怖與希求，想着離苦得樂的實佔多數。耶教的宣傳法，使其教徒穿了白色衣服，在胸前或背後，縫上一箇紅布的「死」字，或是「罪人」兩字，站在街上向佈道堂裏招人，確能刺着人的心事，抓住人的顫巍心弦。況且他們的佈教所，就臺中論，已是星羅棋布，鐘聲響時好像四維上下，都是磁石，一般居民好像鐵屑，各在教堂裏吸了一箇飽滿。佛教徒請反過來看看你們的寺廟，實況究竟是何等的現象？

我上來業已說過，我非參戰，然爲了求大家顧念佛教，不得不把唐楊兩位之諍論，所造成的利害，加以說明。希望雙方各一反觀，或能顧全大體，從此罷休。若悞會我是偏袒，那也只有各

平心地而已。這要警覺唐居士主張的「佛是全知全能」，若生了力量，請問佛教究有甚麼損失呢？反過來看楊居士主張的「佛非全知全能」，若生了力量而在一般衆生不解學理辯論的，豈不對佛教大減信仰？衆生再聽信了他教的宣傳，直認爲天帝纔是「全知全能」的，這不就是爲淵驅魚嗎？很顯然的事實，擺在眼前，怎麼好一切不顧？

我的本意及視線，是搶救沉溺的衆生；向佛陀的慈航上來。那就不得不吹螺擊鼓，同意「佛是全知全能」的口號。這好比商店裏推銷貨物，只有讚歎自己的商店好，貨物高。若是貼廣告，偏說本店裏的貨只是平常，並無奇特，這不是自絕自險，誰還肯來招顧，結果是要弄到箇倒閉大吉。說到這裏，我盼雙方一齊撤了意氣，都來高喊「佛是全知全能」，比較四面八方都有利益。唐居士萬不可歡喜，做到這樣，還是我勝了，要知果能對方如此，他是如廉頗藺相如，各自矜抑，皆是爲國，並非懼怕了對方。而在楊居士，更不可存若聽了你的話，我豈不就是輸了。要知大菩薩爲上弘下化，妻子財產，頭目腦髓，都可犧牲，果能有益教體，又何樂而不爲呢。

若說你這主張，未免叫作護教熱，偏於情感。又近乎愚民政策，怕爲一班學者所不服，存心護教，反而弄成紙老虎。若果能在經典上，尋出幾句話來，對於「佛是全知全能」作根據，比較對外界纔好講話。若不能自圓其說，勉強附和，絕是不能一手掩蓋天下的眼目。若這樣設想，却

也顧念周到，實在說起來，這等問題，在各大部經論裏，都能找出來，不過在還意氣的時候，就不肯去找了，縱然見到，也不加以注意。

善生經：「如來即是一切智藏」。智度論：「問曰有一切智人，何等是？答曰：是第一大人，三界尊，名曰佛」。法華經：「究竟皆得一切種智」。如來爾時，便作是念，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」。據上經文，「一切」「種」「無量無邊」，都可作「全」字解；「智慧」當然能作「知」字解。法華經：「具足神通力」，無量壽經：「於一切萬物，而隨意自在」。寶誌禪師所集之梁皇懺：「無量自在力，無量大神通力」，尤爲連篇累牘；「具足」便可作「全」字解，「神通力」「於萬物自在」皆可作「能」字解。

根據以上幾句經文；稱贊自己的教主，是「全知全能」，自是述說，並非杜撰，好爲誇大，還怕外界講甚麼歪話？次以事實來說，九界能知能辦的事，佛都能知能辦；佛所知所辦的事，九界却不能知不能辦，比較上說這也可稱是「全知全能」。再退一步，就世理上講，縱然佛陀無知無能，自己的信徒稱贊自己的教主，也是理之當然，如魯昭公取同姓吳孟子，實不合禮，陳司敗問孔子昭公是否知禮，孔子只說知禮，詩經凱風篇注家有謂此作，是刺女子老而改嫁之詩，這女子却有七箇兒子，反說「母氏聖善我無令人」試看「聖善」二字豈是泛泛所稱，孔子反而取之，足見下輩對上人：或有過分稱揚，也不爲罪。

這場諍論，雖說啓衅不由於唐居士，而唐居士以牙還牙，寸步不讓，他挖苦你一句。你挖苦他二句。往往返返，使這星小事情，愈擴充愈大，造成教譽低落，究是由誰激成？這樣再往下鬧，不問甲勝乙勝，在這雙方的支撐時間，佛教損失的信仰，低落的聲譽，散失的教徒，搆退的信

徒，這些責任，難道唐居士：絲毫沒分嗎？切勿誤會，我不是說唐居士辯論不對，我是說的方式有些過火，其實同教之中，自有息爭之道。

時光流水，新陳代謝，四月已去，五月又來。料想覺樹兩刊，關於佛是否「全知全能」的問題，還怕仍有幾篇諍論。甚希望雙方，看到裝看不到，想想鵝蚌相爭的危險，各自忍一口氣靜下去，暫不討論。請把眼光放遠些，轉移視線，給你介紹一篇文字，請雙方閱讀幾遍。若是毫無感覺，那就無話可說了，假若當仁不讓，真為護教，就請展開肚皮裏的十二分教，義正詞嚴的發表幾篇文章，以正眾生的觀聽。但對外不同對內，若說話挖苦人，或是不小心，恐怕外人是客氣的，不一定招出何等等的麻煩來。若是弄到理短詞屈的時候，再掛出忍辱的牌子，建起默摺的壁壘，那纔真招外人恥笑了。後附「教友生活」刊文摘一段！

我早有聲明，既不參戰，也不與人調解，此篇言語，更不攻擊人，所以也用不到披露本名。雙方倘果到了筆鋒向外，作戰不利的時候，我一定要出一支生力軍，決不作壁上觀。但請雙方，須自佔脚步，不可漫罵，失了威儀。話到此處為止，出言直率，諸多不恭，知我罪我，一聽於人。

※附「教友生活」摘文（原文照抄）

佛教開始的時候祇是一種人生哲學，是印度釋迦族人西達耳達高大木所發起的，因此也稱為釋迦牟尼或布達，譯成國語就是「智者的道理」。

他的學說根據古印度輪迴的概念，相信人的行為有善惡的分別，做善的人將來托生比今生較美，做不善的人將來托生較今生劣，甚或托生牛馬羊豕，全看你今生功過的大

小。人沒有辦法擺脫今生行為功過的羈絆麼？有，那就是認自我為虛無，日日勤勉，使能化為虛無，因為自我化為虛無以後，就沒有行為了；沒有行為，自然沒有功過可言；沒有善惡的區別，輪迴自然也隨着停止。這種虛無的境界，佛教徒稱它為涅槃，據說是自由境界的意思，為達到這種自由境界人應該逃避一切主動和積極的行為；要溫良和平，待人良善大方，不訴訟，不和人爭氣。

在這個釋迦牟尼學說中，找不到天主和常生二字，所以它根本就稱不起是一種宗教；不過現在純粹的釋迦牟尼已經失蹤了，目下佛教各支派的道理，雖然大同小異，可是有許多彼此衝突的地方，錫蘭、緬甸、泰國、越南、尚保留些最初的傳說，祇是把布達誤做了神恭敬，又造作了許多別的神靈，用極繁縟的禮節敬禮他們，在日本一國現有四十六種佛教會都各有差別；在我國西藏和蒙古地方，釋迦牟尼幾乎完全失掉了真面目；事實雖然是這樣，三年以前，佛教徒曾在日本召開佛教大會，參加的佛教代表有廿七國之多；開會的結束言論中，有這麼一句話，很值得我們注意：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相信一個超越萬物的主宰，是沒有意思的了；今後每一個要自營自救，就是自己勉力，好能化為虛無」。

諸位祈禱宗會會員們，亞洲大多數的國家，多少都被這學說浸染過了，尤其我國同胞，幾世紀以來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受到了佛教的影響最多，佛教藉現在的混淆時代，又重新展開佛教的運動，不能不使我們注意，我們在本月內特別紀念在佛教勢力圍內度生活的教友們，求耶穌聖心賞賜他們信德鞏固，不被異端邪說的誘惑！

棲蓮精舍醫藥功德錄

(篇幅有限，恕畧稱呼)

雪廬十弟子及崔玉衡各一百元。淨星(即贈衣人)八百元。(合計壹千元)。鄭根木、無名氏各壹千元。高雄佛教堂五八〇元。斌宗法師、南天台弘法院、陳仲東、無名氏等各五百元。楊青粟三百元。王善明二八〇元。無名氏二百元。呂本望、章伯生、無名氏等各一百五十元。吳月珍、陳信孚、陳明章、會性法師、李用謀、煮雲法師、宜蘭念佛會、劉炳輝、曹鐵然、如平法師、朱洽編、趙茂林、吳觀接、吳觀味、朱郁蘭、潘慧敏、陳霜、陳千、陳秀鶴等各一百元。張鎮漢、張惠芳、方倫等各六十元。高超勝、張妙燕、謝金枝、郭金枝、楊阿升、胡月雲、林靈、陳玉芳、葉澄東、胡正臨、陳君、蔣松莊、何培堃、葛啟昌、周郁生、周謹崧、李韓寶月、梁太太、許無名、林芳徽、李必成、黃錦江、陳觀培、鍾伯毅、無名氏、無名氏、張慶祝等各五十元。張金發、蔡傳發各四十元。葉珠、顏錦、趙森來、王炯如、無名氏等各三十元。謝太太、張猜、薛哲任、簡立、許劍華、林惠文、張國光、唐兆淮、鄒萍、黃良觀、觀教、觀慶、劉鴻超、無名氏、黃月英、無名氏、無名氏等各二十元。鄭長玄、梁秀玉、謝奈妹各十五元。吳修然、王阿貴、吳錫權、修坤、康紹永、鄧添妹、周老太、邱夢孫、葉清標、侯吉星、葛曉凡、鄧南山、鄧劉鸞、劉貴枝等十元。謝寬桂、許培輝、鄒氏娘各五元。無名氏三元。蔣卜貞靜二元。以上共計一、〇六五、〇〇元。

南洋檳城佛學院：海智、竺摩二法師各二十元。會航、緒明、悟峯、性仁諸師各十元。明真、果照、正徹、性朗諸師各五元。(共計港幣壹百元)。香港茂蕊法師港幣二十元。以上合計港幣一百二十元。

右將樂助敝舍醫藥救濟基金披露徵信，並此鳴謝！

收款處：臺北縣新莊塔寮坑一四五號樂生院棲蓮精舍。負責人：金義楨。